

宋元學案補遺

〔清〕王梓材

宋元學

〔清〕王梓材
馮雲濠編撰

沈芝盈
梁運華點校

中華書局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四目錄

慈湖學案補遺	慈湖同調	四二八四
象山門人	王先生休	四二八四
補楊先生簡	梁先生季珌	四二八五
慈湖講友	舒先生揚	四二八五
樓先生鑰 <small>詳見邱劉諸儒學案</small>	徐先生應龍	四二八五
補蔣先生存誠	王先生居安	四二八六
補湯先生建	王先生宗傳	四二八七
高先生宗商	方巖學侶	四二八七
詹先生阜民 <small>並詳槐堂諸儒學案</small>	王先生粹然父公义	四二八七
林先生鼐 <small>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small>	童溪講友	四二八八
張先生處	林先生焞	四二八八
周先生□ <small>附子元龜</small>	附傳	四二八九
壽張學侶	吳先生從龍	四二八九
臧先生格	鄒氏先緒	四二八九

鄒先生雯	四二八九
慈湖家學	四二八九
楊先生叔正	四二八九
楊先生叔中	四二八九
慈湖門人	四二九〇
補馮先生興宗	四二九〇
補史先生彌忠	四二九〇
補史先生彌堅	四二九一
補史先生彌鞏	四二九二
補史先生彌林	四二九二
補錢先生時	四二九三
補洪先生夢炎	四二九六
補陳先生壘	四二九六
補桂先生萬榮	四二九七
補童先生居易	四二九八
補趙先生彥誠	四二九九
補曾先生熠	四三〇〇
補鄒先生夢遇	四三〇一
補葉先生祐之	四三〇一
補徐先生鳳	四三〇一
補張先生渭	四三〇一
補孫先生明仲	四三〇一
補魏先生渠	四三〇一
補劉先生厚南	四三〇一
補舒先生益	四三〇三
補邵先生甲	四三〇三
補薛先生疑之	四三〇三
曾先生汲古	四三〇三
袁先生肅詳見絜齋學案	四三〇四
孫先生伯溫	四三〇四
陳先生瑢	四三〇四
周先生之德	四三〇五

陳先生從父邦臣	四三〇五	別附	四三〇九
項先生復	四三〇六	史彌遠	四三〇九
張先生元度	四三〇六	孫氏學侶	四三一〇
劉先生伯謙	四三〇七	孫先生孚器	四三一〇
李先生鶚	四三〇七	附傳	四三一〇
胡先生革並見絜齋學案補遺	四三〇七	周先生懷孝	四三一〇
汪先生伋別見廣平定川學案補遺	四三〇七	慈湖私淑	四三一〇
孫先生誼	四三〇七	林先生公遇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四三一〇
趙先生與告	四三〇七	陳先生大猷	四三一〇
陳先生師稷別見廣平定川學案補遺	四三〇八	劉先生黻	四三一〇
李先生元白詳見廣平定川學案	四三〇八	湯氏門人	四三一〇
吳先生定夫	四三〇八	趙先生汝馭	四三一〇
吳先生□	四三〇八	王氏門人	四三一〇
翁先生埏	四三〇八	劉先生厚南並詳慈湖門人	四三一〇
汪先生文子	四三〇九	程先生士龍	四三一〇
補趙與篋	四三〇九		

徐氏家學	四三二	林先生金	四三六
徐先生榮叟	四三二	陳先生鼎新合傳	四三六
徐先生清叟	四三三	胡先生見嵩	四三七
徐先生拱別見絜齋學案補遺	四三四	全氏學侶	四三七
方巖家學	四三四	全先生鼎孫	四三七
王先生甸	四三四	杜洲家學	四三七
馮氏門人	四三四	補童先生鋐	四三七
袁先生溪附詳絜齋學案	四三四	補童先生金	四三七
融堂家學	四三四	杜洲門人	四三八
補錢先生櫓	四三四	補曹先生漢炎	四三八
融堂門人	四三五	艮齋門人	四三八
補夏先生希賢	四三五	鄒先生曾附詳慈湖門人	四三八
習庵家學	四三六	祕監所傳	四三八
補陳先生蒙	四三六	王先生應麟詳深寧學案	四三八
習庵門人	四三六		
補全先生晉孫	四三六	孫氏家學	四三八
		孫先生元禮	四三八

劉氏家學	四三九	蒙川門人	四三三
劉先生揚祖 <small>別見伊川學案補遺</small>	四三九	袁先生斗楠 <small>從父漸附師陳杰子中立</small>	四三三
劉先生似祖	四三九	本然家學	四三三
劉先生仍祖 <small>合傳</small>	四三九	全先生耆	四三三
邵氏家學	四三九	全先生整 <small>並詳全氏家學</small>	四三三
補邵先生大椿	四三九	杜洲私淑	四三三
薛氏家學	四三〇	顧先生嵩之	四三三
補薛先生璗	四三〇	孫先生元蒙 <small>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small>	四三四
諶甫家學	四三一	顧齋門人	四三四
劉先生伯証	四三一	補鄭先生棠	四三四
節齋家學	四三一	丁氏門人	四三四
趙先生孟至	四三一	全先生整 <small>詳見全氏家學</small>	四三四
周氏門人	四三一	慈湖續傳	四三四
丁先生鶴年	四三一	沈先生師程	四三四
陳氏門人	四三一	葛先生魁	四三五
胡先生景南附子釋之	四三一	陳先生苑 <small>詳靜明寶峯學案</small>	四三五

徐先生勉之	四三五	汪先生克寬詳見雙峯學案	四三七
壽張續傳	四三五	魯氏門人	四三八
張先生祖傳	四三五	曾先生燿	四三八
楊氏續傳	四三五	小隱家學	四三八
補楊先生芮	四三五	補楊先生伯純	四三八
獨善續傳	四三六	補楊先生圭合傳	四三八
史先生嗣孫	四三六	汪氏門人	四三八
吳氏門人	四三六	補唐先生轅附弟嚴	四三八
補汪先生汝懋	四三六		
潘先生著附師葉竹岡	四三七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四

後學 鄭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 同輯

慈湖學案補遺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聖訓六卷。提要云。是編蒐輯孔子遺言。排比成五十五篇。而各爲之註。又言慈湖之學出陸象山。其註是書。往往借以抒發心學。未免有所牽附。然秦漢以來。百家詭激之談。緯候怪誕之說。無一不依託先聖爲重。龐雜蕪穢。害道滋深。學者愛博嗜奇。不能一一決擇也。慈湖此書。削除僞妄。而取其精純。刊落瑣屑。而存其正大。其間字句異同。文義舛互者。亦皆參訂斟酌。歸于一是。較之薛枝集語。頗爲典核。求洙泗之遺文者。固當以是爲驥淵矣。

梓材又案。四庫又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五詰解四卷。惟闕梓材一篇。提要言。其受學于象山。好舉新民保赤之故。推本于心學。又當字說盛行之後。喜穿鑿字義。爲新奇之論。然如康誥言惠不惠。懲不懲。則歸重于君身。服念旬時。則疑孔傳三月爲過久。酒誥厥心疾狠。指民心而言。召誥顧畏于民彝。謂民愚而神可畏如曇險。洛誥公無困哉。謂困有倦勤之意。皆能駁正舊文。自抒心得。至如先卜黎水。用鄭康成顧彪之說。封康叔時。未營洛邑。用蘇氏書義之說。復子明辟之訓詁。折父薄違之句讀。用王氏書義之說。又能兼綜羣言。不專主一家之學矣。又本永樂大典。袁輯慈湖詩傳二十卷。提要云。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爲出自衛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陸德明多好異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爲多牽合。而詆子夏爲小人儒。蓋其學

出象山。故高明之過。至于放言自恣。無所畏避。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爲姓。以六駁爲赤駁之說。以天子葵之義。聞有附會穿鑿。然其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註。無不悉蒐。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詁經者比也。

梓材又案。阮亭居易錄引李中麓太常云。如楊慈湖之易。林之奇之書。詩則王氏總聞。春秋則木訥經筌。及衛湜之禮記集說。多有高出朱註之上者。此外能發明經旨者。抑又不止四五十家。宋刻已古。鈔冊漸訛。再過百年。俱失傳矣。必須題請之。後有京板。以及各書坊有鏤板。始可遍行天下。不然則以拘拘背朱爲嫌。而經術不幸。不滅秦火。此論雖過當。然可見慈湖之易。實有關於聖人之旨矣。

慈湖遺書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某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敘如右。象山遺文序。

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尚何

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周易解序。

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爲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矣。不亂者。不睹其爲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卽詩之不愚。卽書之不誣。卽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春秋解序。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于政事。書也。迹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詩解序。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先公有焉。仲兄有焉。某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于泣下。至于自拳。如是者數數。仲兄亦深入其趣。嘗告某曰。予有過。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如今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居焉。士恥之。而仲兄樂之者。深入其趣也。內訟齋記。

聖人謂時習而悅。斯可言學。苟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之違焉。不可以言學。或自以爲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油然之樂。亦不可以言學。時習而悅。此善學之驗。大哉聖言。洞照學者。

心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其有違者。所學必非。樂平縣學記。

禹告舜曰。安女止。女謂舜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焉而已。奚獨舜心。太甲本心亦靜止。故伊尹告以欽厥止。厥猶女也。奚獨太甲。舉天下古今人心皆然。故孔子曰。于止知其所止。于止。本止也。安止齋記。

復者。復吾自所有之禮。非外取也。禮廢樂壞。逾二千載。學者率求禮于外。先聖特曰復。所以針二千載之膏肓。發人心之所自有。復禮齋記。

吾儕改過樂善之意。不素明白。異時年長官高。則人皆敬而遠之。置之度外。誰復與吾切磋者。今略計一歲中。逆耳之言至于吾耳者有幾。可不懼哉。父有爭子。何以謂之爭。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爭子之法也。禮曰。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間。寧熟諫。事之至此者。亦鮮矣。諫爭說。

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痛之。樂平縣學講義。

人心自正。人心自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

是爲聖。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形有古今。心無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孔子曰。改而止。謂學者改過卽止。無外起意。無適無莫。蒙以養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意態有四。必固我皆意也。如蒙如愚。以養其正。作聖之功。吳學講義

人情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孔子聞居解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非神氣。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風霆作而芽甲形。庶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同上

忠信卽道。何淺何深。何近何遠。學者知忠信不可淺求。遂深求之。推廣其意。高妙其說。謂忠信必不止于不妄語而已。吁。其謬哉。舍不妄語。何以爲道。學者請書

吾鄉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還中規。折還中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爲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恪請書。

世謂王逸少書爲天下第一。吾謂逸少書俗字爾。逸少如傾國之色。麗則麗矣。而少莊敬中正之容。君子所不道。故吾字畫惟方正古樸和平近于隸。今之楷卽隸之訛。隸者篆之變。篆極善。

隸庶幾。楷猶庶幾。至于草。去古遠矣。予爲楷而似隸。庶幾三代莊敬中正之遺風不遂泯絕也。歐陽正矣和矣而不古。病在于不方而媚。虞柳病與歐同而又弱。顏方正莊敬古質。善矣。所少者。和爾。蔡與虞柳同。凡是去取。非吾一人之獨見。乃萬古默同之心。過庭書訓。

人情率厭常而喜新。翫平夷而尚奇偉。此自古學者通患。聖人知學道者率求之高深幽遠。特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洪範曰。王道平平。舒德彰嘉。

辭氣惟謹。執事惟敬。斯謹斯敬。動中之靜。得此爲賢。盡此爲聖。中庭召呼磬銘。

慈湖家記

易卦諸彖言大矣哉者十二卦。豫遯姤旅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豈他卦皆無時義哉。豈他卦之時義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時用。豈他卦皆無時用哉。豈他卦之時用皆不大哉。躋大過解革言時。豈他卦皆非時哉。豈他卦之時皆不大哉。六十四卦皆時也。皆有義也。皆有用也。皆大也。大矣哉。蓋歎其道之大。有言不能盡之旨。聖人偶于此十二卦發其歎。非此十二卦與他卦特異也。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萬物紛擾。萬事雜併。實一物也。而人以爲天也。地也。萬物也。不可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異也。故不可得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

吾深念堯舜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旨。不復見于後世。自孔子沒。似是而非。似正而邪之辭。

充塞宇宙。斯人相與沈迷于昏昏之中。而正道不明也。舜命龍曰。朕聖謙說殄行。震驚朕師。周有訓方氏。乃正辭之謂。言之失正失實。則作之于心。發于其事。卒以害道。害道。禍亂之原也。正辭所以教之也。聖人治天下。禁民爲非而已。無他事也。禮樂刑政一本諸此。

見善卽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卽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己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于意。以上論易。

舜典曰。象以典刑。漢書所謂畫衣冠而民不犯也。漢儒去古近。宜有所傳。後孔安國乃更其說曰。象。法也。法用常刑。不越法。後儒又因別爲說曰。象民所犯輕重而加以常刑。皆不明白。釋象字不平正。象。畫也。畫其所犯之典刑于衣冠而恥。而實不刑之。此皆寬恤之類。

尚書稱堯文思。思者。知藏于中。深靜不露也。稱舜文明。明者。別賢否凡百敷見于外也。

學問之道。雖曰求放心而已。不在于外貌。然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卽失其所謂帝則。豈有措身于淫逸非僻之地。而曰吾求放心足矣哉。

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一二日。此必念慮之微。可言萬也。堯舜時太平無事。如何一二日有許多事。今朝廷每日敷奏。亦不知甚多。一二日斷無萬事。

王者誠能竭心盡情。精擇左右大臣。與夫親信近臣。皆得其人。如滌水之源。其流派不足慮矣。如培木之本。其枝葉無所患矣。用力少而取効多。其機甚近。而其應甚速。所謂休者。以此中材之主。苟知安危治亂惟在近臣。深憂精察。自然不敢輕易以從違爲用舍。周公。大聖人。灼

見治亂之機。在于知恤而已。故深致其意。以啓成王。以上論書。

無邪之思。人皆有之。而不自知。如輿薪置其前而不見。如鐘鼓震其旁而不聞。如目不見睫以其太近。如玉在懷中而終日奔走索諸外。苟知徐行後長之心卽堯舜之心。則知之矣。知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則知之矣。論詩。

春秋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斯道。非爲春秋之君臣設也。爲萬世設也。而諸儒作傳。不勝異說。大旨終不明白。論春秋。

智者卽心而言禮。愚者自外而言禮。曰禮自外作者。非聖人之言也。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術有序。國有學。鄭康成求術之說不獲。乃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此說殊未安。按周禮士居六鄉。農居六遂。遂非建學之所。說文。術。邑中道也。夫鄉學自五百家之黨有序之外。不聞別有講學之地。則道路之旁設序。可以講學。爲宜爲便。則術序爲鄉學明矣。何必改讀。改讀又礙。以上論禮。

大抵精神外浮。此心放逸。則安得仁。仁。人心也。動則失之。而況于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衆善。爲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隨物而動。爲昏迷。爲機巧。爲詐妄。

法令不出于德。則將以遏民之不善。反以長民之不善。禮樂不出于德。則禮文不足以道民心之正。而反以起民心之僞。樂音不足以導民心之和。而反以感民心之淫。任選不出于德。則我旣

無德。亦不知何者爲德。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賞罰不出于德。則賞以行一人之私喜。罰以行一人之私怒。兵財不出于德。則將不肖而兵惰。兵雖多而蠹財。兵多財匱。雖周公不能爲也。人君無德。而欲爲政。無一可者。

君子之心。無私好。無私惡。如天地太虛然。萬物縱橫。紛乎其中。天地太虛安知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非病其無名。病其無實也。有實則有名。其上曰君子。病無能焉。下曰君子。求諸己。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此語害道。忠恕卽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爲違道。則何由一貫。

其智。有才智者或能之。其愚。非有道者不能。有一點動心處。便不能愚也。故甯武子之不可及。至于愚乃見。

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其斷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可告語。不肯爲善。亦猶上智之不肯爲不善。故曰不移。

離動而言靜。則愈求愈遠。必也應酬萬務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可以言仁之靜。

發憤疑無樂。今聖人則樂。天下之所謂樂者。必有時而已。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老。此意聖人自知之。